

# 前記

先夫子布魯先生逝世，迄今將兩月矣。人天永隔，款語無從，茲值回憶錄付梓之日，余重讀此三十年來，妻孥博嘗，甘苦與之生活，中心懷感，不能自已。

先夫子一生，誠可謂歷盡艱辛。年十六而失怙，二十五而失性，此一大家庭之重任，乃落於一身。時多艱難，皆未暇立，宗族踴躍，事俱待規，則總理先夫子乃詳去教職，一意宗務，骨頂細，無不躬親料理。蓋以此為自身責任所在，不容有缺。雖因此犧牲一己之精力事業，亦無所惜。其職務於新聞界及政界，此種強烈執著之責任觀念，始終為其思慮決斷之中心。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時挽回，終至日趨衰弱，此實亦原因之一也。

先夫子體質素弱，幼時即患頭痛，回憶錄中，於歷年健康狀況，亦多所記載。惟於日常交往，終不願以疲態示人，雖至親好友，亦多不知其體力衰弱。此年職務繁雜，日夜辛勞，精神衰弱之存，益加深。尤以抗戰期間，淞滬八載，工作緊張，生活困苦，身體更感不適。嗣後親友有知其衰老者，多勸暫作休養，以期恢復健康。余亦多方醫藥，動以報國之日方長，勉以自身健康為念。迨兩年來，先夫子雖二於政務稍暇，時或七做休息，多則一月，少或一週，但身雖在家，休想不數日而心中憂念，全不怠於軍中辦理軍事，且以國家多難，奈何自身而問為責，實從未罷達恢復健康之目的。

先夫子一分書生，擬故平非素願，且以生性不近，時作慷慨之想，故先期應任政有職務，但日得機會，以看投不博，蓋每以為不數月即可歸隱也。及中日戰起，處於國多艱難，正當厚策厚力，凡能有所効命，固當萬死不辭。此時苦運何果，放棄責任，學如斯，遂疏懶，故輕意抗辯，乃志慮他往，一竟任事。至抗戰勝利，大敵雖除，而國人醉生夢死者多，國弱為安，不如此用此十載下時之機會，以圖國家民族前途之光明。先夫子觸目傷心，中心抑鬱，不能自解，加以精力日衰，報國無從，乃時時引致自責，嘗謂人生雖不樂，但如體力精神，亦未地工作，扶植國力，愧對民族，生不如死。故遺書中，力勸友朋及時努力國事。

勿使老大傷悲。是以先夫之死。決不是僅為一人為一事之刺激。率亦輕生。蓋其志在以一死勵大眾也。其日記函札間亦隱約流露此意。他日付印者。其意當可大白。先夫子常謂「待國家太平無事。即當攝政。重開新聞記者之崗位。專以文章報國。不辦國事。爛蠅日復一日。先夫子為責任心所驅使。明知健康情形已不勝任。祇得勉力為之。終至心力交瘁而死。而後已。素志迄未得償。悲夫。

先夫子五月初度之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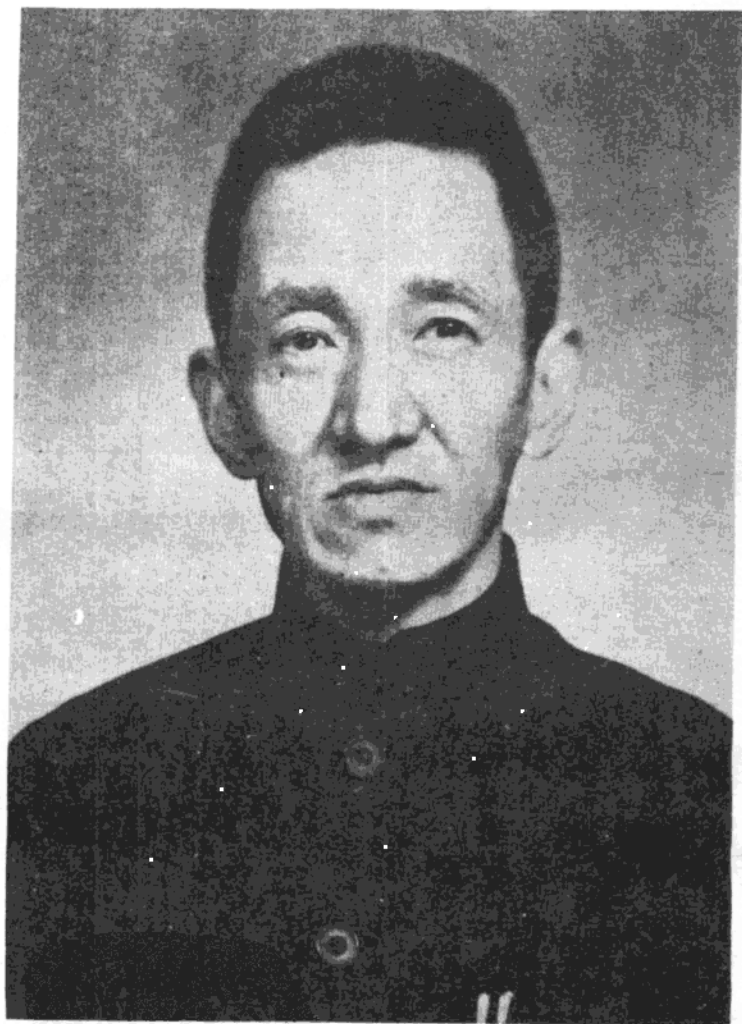
翁先生曾書「淡泊明志。寧靜致遠」八字以贈此。雖語為武侯之名言。先夫子自云「將先

生貽此八字。可謂知其最深。蓋淡泊為其立身之根本。寧靜為其處事之中心。淡泊則可以無事。寧靜則可以無事。不致為先夫子朝夕相共者三十年。此種性格知之最深。先夫子在日記。刻示子女性以「正直」四字相勉。謂能守正直。則不致為環境所左右。能甘平凡。方可透徹了解自身之能力。志趣。以謀對國家社會作適當之貢獻。世人無論先夫子一生多以事業文章相推許。不知先夫子自謂對國家不適盡力於文章。不過盡心共繫繞中心。朝夕力求者。乃在此精神。一念以為人生百年。當謀如何發揮生命最大之能力。以無負天賦各人之神聖責任。此責任固不論大小。輕重。但期能精誠。毋遺全力。以赴。實為始。終。即可不負人生真義矣。

今年夏。先夫子體弱過度。春所廬山一日。小坐。問談道。及近。不健康情形。偶謂先此。謝亦之日。年。三十九。先考見。其。則。四十九。吾今年五十九。較先人之壽。已長矣。不料當時無意一言。竟成讖語。今日思之。悲痛萬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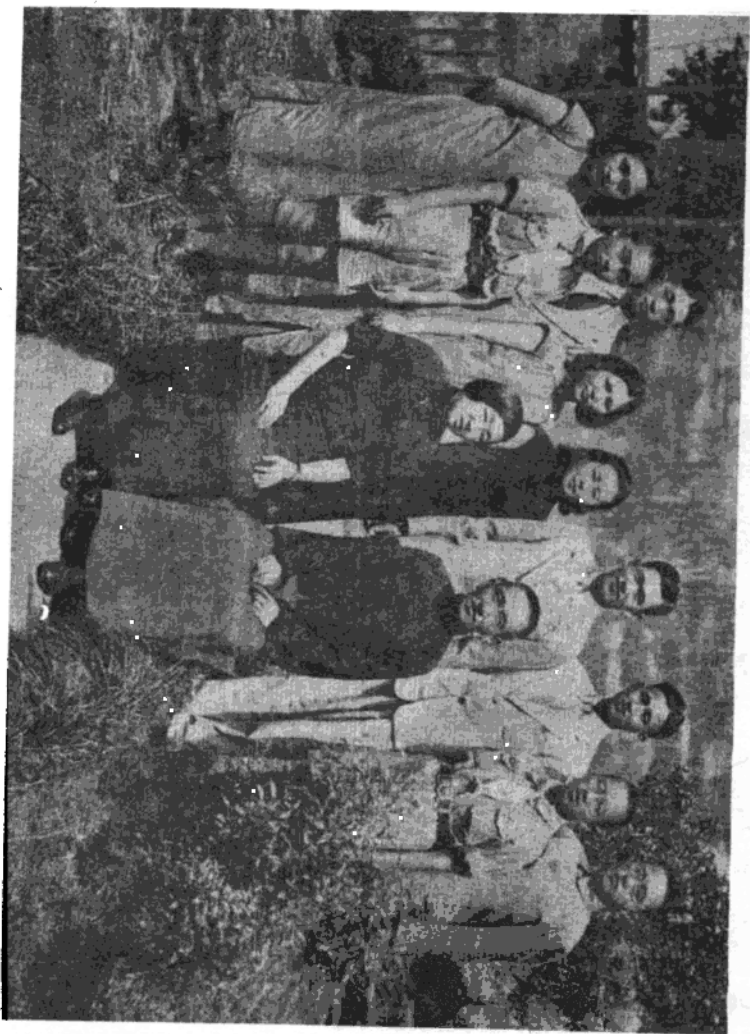
回憶錄為先夫子四日撰。於二十八年夏。續成於重慶郊外之老鷹岩寓所。自出生至五十歲止。所記為個人求學及工作經歷。兼及家庭各事。特為檢出。先行付刊。至於五十歲後。所記以及論文書札小品等件。亦正整理。蒐集。中一俟有成。即當陸續付梓。使人雖永逝。而精神文章。得以長留人間。俾人懷念。則平生之願足矣。

三十八年一月十一日。未山人陳王允。謹識於上海廬山。



者作

(年七廿國民於攝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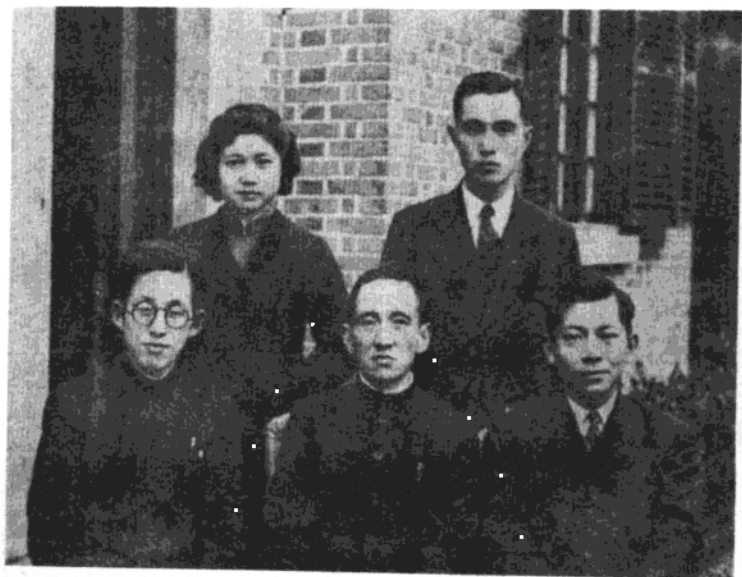


門一氏照

從左二起子幼 通兒二 瑞女長 靈靈王瑞英 蓮子長 通兒三 通兒六 通兒五 左至右自前至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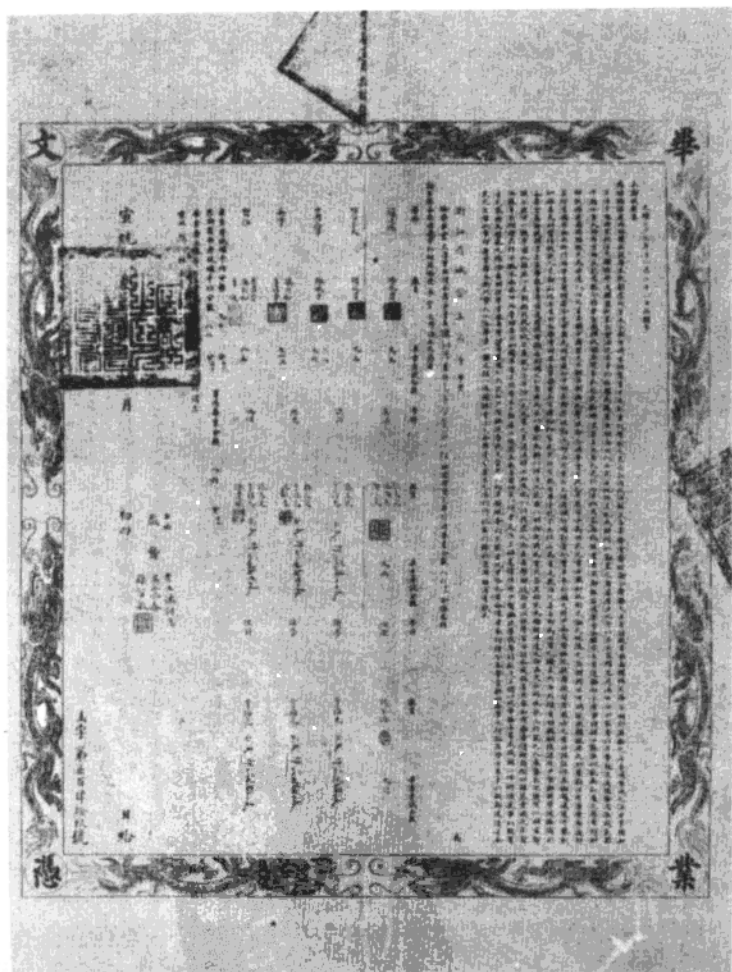


人 隼 人 夫 楊



鍾丹 陸永  
 葉麗 羅樹 金樹 足手胞同  
 四高 希董 夢晴





浙 江 高 等 學 堂 畢 業 文 憑

回憶錄  
(一)



清光緒十六年庚寅（一八九〇）一歲

十月十五日亥時生

光緒十七年辛卯（一八九一）二歲

正月 嗣母唐孺人逝世

光緒十八年壬辰（一八九二）三歲

六月 三弟行懋字勉甫生 是年夏大水

光緒十九年癸巳（一八九三）四歲

九月 五妹生

夏患疫症，感速不省事者半日，女傭方氏調護甚至，及長榻醫藥憶之。

光緒二十一年甲午（一八九四）五歲

先考授余識方塊字。至年終每日能識三十字。是年大姪孟扶生。余據姪兒吃糖起。樂甚。

光緒二十二年乙未（一八九五）六歲

正月隨伯母王祝家渡。奉父命拜長革神先生為從書師。

從大哥讀書 誦毛詩

大哥是年家居讀書。以老屋前之倉屋為書室。即所謂新屋者是也。先父命余從之讀。同

學。若曰袁紳先表兄。伯母之甥甥也。每晨挾書包入塾。午後四五時返。書室之前楹懸治家

格言。以是為老師孔子之位。出入必行禮焉。大哥施讀傳正。從居二年。未嘗責朴。即呵斥亦不加。

六月六日生

是年初未。從母居外家旬日。挾毛詩自隨。每日請大哥父授新書一書。

光緒二十二年丙申（一八九六）七歲

是年以大哥不常家居。先考親授予讀。誦毛詩及三綱。

苦爾雜難讀。請於先考。願易他書。先考命以此書難幼時先讀不可。汝長自知之。

先考承先父遺志。任地里中白治公益教育。慈喜<sup>諸</sup>事。族中長老。常過予家。即就書室與先考談。先考必命招讀侍坐。且教以進退應對之儀。

光緒二十三年丁酉（一九〇七）八歲

從族父小坡先生讀 讀神記

是年先考延族父小坡先生館予家。以祖堂東廡格下為書室。同學者族兄和齡（小坡先生）陸麟譜人。三弟六於是年上學。

八月七日生

斯時余家兄弟姊妹六人。居室僅及人口。且須具館師膳。皆先母躬親料理。

理之。乳媪二人以外，僅適下婢一人。以是光母體日衰，顧於予等督教，偃至夜始寤。婦  
 先母坐燈下治髮，必命余一方坐讀書。先母則每<sup>多</sup>息予家，與先母談家常。伯  
 母嗜水烟，每至，余婦及余兄弟弄茶烟甚勤，伯母撫愛甚至，一室歡，必至成時始歸。夜  
 而常坐起者，即乃祖堂西之一室。

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（一八九八）九歲

從徐三沅爾康先生讀。同卷者三姊四姊及三弟。書室移設於東樓上，樓下則吾父居。

徐先生乃吾邑南御人（其而居四官路也）其先考乃同卷，以小坡伯父老病，先考乃延

徐先生講予<sup>讀</sup>子<sup>讀</sup>。先生深目高額，好深思習醫術，習課極嚴。

是年春讀神記卒業，徐讀春秋左氏傳，旁晚讀唐詩，日課一首。

其時雖好重法之議甚感。先考乃予哥，以為八股必廢，故不欲予<sup>走</sup>留<sup>走</sup>四子書，而以五經<sup>五</sup>。

後學不<sup>文</sup>之根基。是年清廷果下詔廢八股。雖以策論課士。旋復詔復其舊。大哥以為八股之運命必不久。且本為高明者不屑為。何必以是苦事乎。先考深韙其言。徐先生初不信。大耳力使其理。三拜也。

光緒三十五年己亥（一八九九）十歲

仍從徐先生讀

本年三科始告。魏少麟吾弟去財讀。去姪孟秋六同卷焉。

三月。春秋左氏傳卒業。始讀書經。

始學算

每晚則記誦諸文板抄故事二則

自去年起。先考常於課後為海史世史對編。今年徐先生授余世史彈詞。

余是時頗有志練習作文。先考乃見不之許。謂子且先讀書耳。春間聞人言。葉銘伯<sup>金</sup>姓

先輩有子名虎兒。長余數月。已誦說文已<sup>盡</sup>。亦<sup>能</sup>。蓋其志不能也。堅請於文師。始命學作

史論。然其學思殆均拙滯。四月六日。哥聞余課文。乃以增廣古今人物傳一冊授余。藉以派

論文作法，自是始，稍有進步，是年秋，晤君木先生，未會家<sup>詩上書</sup>先生年少有文名。

丁酉  
自辭以故革授教諭，余是時已知故實業於師，屬和念使余，竭力為先生，直助人

官家事也。

九月訂婚於楊氏，作成者如嘉錫石齋先生，女哥，其妹余姻，信社讀書，付友也。

余七八歲，一機，性行矯強，射既弱，乃好戲侮弟妹，先世常以此責之，余屢改而愈犯，母

比嘗誨師責我，謂尔天姿特佳，如此志行存強，父母均將失此女，自此益思至學問上努力

以博母氏憐心。至甲午，唐重沈君，故母氏益愛之，余時居三弟，其去學如之，保自憾意

志存孺耳。

十二月八日生，是日歲陰，彭侯社祖，母氏料重和事，得春始佳息，吾新小婦生，身也。

幼者可起矣。

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（一九〇〇）之歲

仍從徐先生讀 四姊亦相告 其他同舍如舊

誦書經已卒業，茲讀周易。先考以書經易經均甚深不易讀，恐易室性靈，因而於徐先生，每三日命余誦昭明文選一篇，必於背誦始已。

是年讀輿地歌括，自是對天文地理皆有基礎知識。

徐先生自去年起從大冊習算，由求志書院月課，終以獲集，對數學士成涉，題課余習算甚勤，夏習完四法，茲授代數，重惜之年，勢極理乏，餘領悟，係題練習而已。是年起有夜課，由五時後始結讀，故當時女姐晝先，夢弟三弟次。

余最後以作課時間太長，常患頭痛弱熱，且不敢直告先生，即請假去，無效，退又不耐苦，母氏，因母氏頗照管，一弟四妹，未可再言。每病作情，登床自啟，明表熱亦

自退上上若如常。

是年有孝西一札，云向在哥羅家，与先考法行事，始知中国局势大概，亦言自大哥处得闻时措，叔物，甜立可解，不可解，一闻，颇为喜闻。

冬月某日，大哥为七嫂治食，邀余往，余适相食，毕，谓予以英文字母，盖大哥望余成学，如有如此者。

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年五月十二日

仍從徐先生讀

同若者仍如舊

習易經既畢，涵清已習洪經，並授公羊，劉安傳，每旬日課文三篇，以三六不課期。

是年習成數二法，程華，徐先生冰心一切，乃從授以或何，用形若借音力課本，越以三角形，圓形神原理，余毫無基礎，茫然不解，而徐先生不察，以為情也，某日乃旋父起。



炳伯壽辰。會賓朋於某家。徐先生以三角形為各圓之一題。命余解答。余言不能答。  
至再尋者。考與卷。徐先生驚問。謂不答即不能去。余重一步。自己則易卦衣往吃  
壽酒矣。余悲憤出外。蓋事不巧。始知人難顧始已。此事先父亦不謂也。舊時塾師。  
不問史事。理有如此。余後未習教者。不為人。後因頓悟先生之教。而對形學格  
格不入。亦徐先生之也。

是年五月利德四弟對。先世連生四女。至是又得一男。闔家歡喜。

六日徐先生以病故。大哥來代課。時大哥已習日文。苦讀日考。卷卷皆歸。每日扶  
着稿全書一厚冊。且課讀且翻譯焉。  
大哥命余作詩。秋已成苦雨一絕。注字不盡。批燈獨  
坐。夜清。明朝欲向橫塘。去而浦。未未晴。

光緒二十八年壬寅（一九〇二）十三歲

其三弟出就外傳於三七市董氏。時三弟僅十歲。鄰人均以為大。雖哥母余亦感其不顧也。